

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④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豆瓣网、当当网、卓越网、腾讯网倾力推荐

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的结合
大师的风采不容错过！

日本获奖 推理小说选④

李重民 / 编译

RIBEN
HUOJIANG
TULIXIAOSHUOXU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 4 / 李重民编译.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108-1332-0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6323号

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 4

作 者 李重民 编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332-0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作者所获奖项

内田康夫

2008 年获第 11 届日本推理文学大奖

东野圭吾

1985 年获第 31 届江户川乱步奖

1999 年获第 52 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大谷羊太郎

1970 年获第 16 届江户川乱步奖

夏树静子

1973 年获第 26 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森村诚一

1969 年获第 15 届江户川乱步奖

1973 年获第 26 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连城三纪彦

1981 年获第 34 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1984 年获第 91 届直木奖

西村京太郎

1965 年获第 11 届江户川乱步奖

华丽的盛装 精彩的谜题（代序）

每到新年伊始，人们总是喜欢换上新衣服辞旧迎新，或者穿上盛装，参加华丽的新年舞会。在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想再次奉献一本充满悬念和超级减压的小书，用精彩的谜题祝大家龙年快乐！

日本是盛产推理小说的国度，每年出版的推理小说数字惊人。有名的作家一般一年不会少于一部作品问世，多的一年能出版十部以上。日本推理小说能够有这样长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的各类推理小说奖项，为推理小说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说起日本推理小说的奖项，比起欧美侦探推理小说奖项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要高出几筹，可以说是名目繁多、琳琅满目。总体说来，日本的推理奖项大致可以分为专业奖和非专业奖两大类。专业奖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日本本格推理俱乐部、出版社（例如讲谈社、光文社等）、杂志社（例如梅菲斯特杂志）举办，而且评奖条件严格苛刻，往往是从数百部作品中，挑选一两部佳作，有时偶遇选送作品平庸，该奖甚至会空缺。专业奖项包括：江户川乱步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日本推理文学奖、日本推理文学新人奖、梅菲

斯特奖、本格推理小说大奖、松本清张奖、横沟正史推理大奖和全日本推理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等等。非专业奖是指那些已经进入参评范围内的作品，但是获得的是大众文学奖项。例如直木奖、山本周五郎奖、柴田炼三郎奖等。

最值得提及的是江戸川乱步奖，简称“乱步奖”。这个奖项设立于1954年，用江戸川乱步捐献的基金作为该奖项的奖金，以资鼓励推理小说的创作和发展。能够获得该奖项，代表了一个推理作家的创作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推理小说作家终身追求的目标。另一个大奖就是设立于1947年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个奖更加体现了推理小说的专业精神，获得该奖的作家代表了其推理小说的创作成就。同时还规定，一个作家不可重复获得该奖，这为提携新人创造了获奖条件。其他奖项也都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奖金很高，但很难获得。日本的推理小说奖如果细说起来，几十页纸都写不尽。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推理小说历来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特别是我国青年读者对日本推理小说更是情有独钟，这缘于日本推理小说精湛的技巧和富有想象力的故事。目前我们读到的很多作品，大多是通过获奖的渠道介绍过来，让我们得以知道这些作家，了解他们的作品。例如日本新一代的推理作家歌野晶午、法月纶太郎、东野圭吾、岛田庄司、道尾秀介，等等。他们的名字伴随着他们的作品，像一缕缕醉人的春风吹到年轻读者的心中。看到读者这样喜爱日本推理小说，我们不由得为他们精选了获奖作家的佳作。本书所选作家全部是推理大奖获得者，所选作品水平可见一斑。

作为推理小说的主体样式，短篇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文本中最具优势。因其篇幅短小、结构精巧、节奏感强等特点，一直受到广大读

者的追捧。而且这样的模式适于结构解谜游戏，也适合猜谜者的思维长度。从作品不同的风格中，读者得以一览日本获奖作家短篇推理小说的功力。书中所选作家有东野圭吾、森村诚一、内田康夫、夏树静子等。他们拥有明晰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结构功力，看似小小的一件事，或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件，几经渲染，便可引出惊天大案，或者揪出巨大压力下的都市人变态的、不择手段的、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杀戮。在撰写故事的同时，作家深刻地批判了社会残酷的现实，并给予针砭和警世。这正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独到之处和魅力之所在。读者也可在书中看到比较纯粹的本格派推理小说，在读完之后，会有一种很解渴的感受。需要说明的是，作家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读者可以收获完全不同的艺术体验。

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随着情节的发展，不断猜测谁是罪犯。也许，这本小书最能满足你的这个愿望，但是，由于每篇小说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诡谲跌宕，恐怕一时难以猜出“谁是罪犯”，还是耐心地等待出其不意的结局吧。我们曾经推出《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2》和《日本获奖推理小说选3》，由于读者反响强烈，在新年之际，再次不吝奉送。这是一部被精心挑选出来的获奖大师的佳作选。相信，只要拿起这本书，你就不想放下了。

咖喱

兔年岁末 于陋室

目录

Contents

他杀的疑惑（内田康夫） / 1
伪装之夜（东野圭吾） / 33
两张相同的名片（大谷羊太郎） / 80
被投过毒的橘子汁（夏树静子） / 123
迷途（森村诚一） / 145
民宅里的噪音（森村诚一） / 188
揭开黑夜里的迷雾（连城三纪彦） / 219
有两个丈夫的女人（夏树静子） / 244
神话国里的杀人事件（西村京太郎） / 265

他杀的疑惑

内田康夫

1

最早发现山桥启太郎死去的，是山桥的夫人佐代子。那天，山桥从早晨起就失去了踪影。其实，说“从早晨起”还不正确。山桥离开自己家的时候，是前一天晚上九点以后。他从公司下班回家，吃了晚饭以后，说有一些东西要写，便去了附近当做工作室的公寓。

山桥在学生时代起就喜欢写诗歌和小说，还亲自操持着一份杂志，并屡次入选文艺类杂志的有奖征稿。对他来说，写作，几乎已经超越了纯兴趣的阶段。与夫人佐代子当初相识，也是因为山桥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一部小说，她被那部小说所感动，向他寄出了慕名的信件，两人才开始交往的。

但是，山桥进入父亲经营的公司，成为干部中的一员以后，父亲向他发出了禁令，说：“如此多情善感，怎么能负责企业的经营？”从此以后，他便不能肆无忌惮地勤于笔耕了。宅邸不管有多么宽敞，他总会意识到父亲那监视着他的目光，小说是无法再写了。

因此，在佐代子的劝说下，山桥顺水推舟，悄悄地在离家步行约十分钟左右路程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作为自己的工作室。他将自己的藏书与收集的资料偷偷地运进工作室里，晚上自不用说，在节假日里，他也总是借口打高尔夫球，在工作室里闭门不出。甚至在父亲猝

然去世情况有了变化以后，那个工作室也没有撤掉。

“如果时间晚了，我就住在那里。明天早晨睡得晚一些也没有关系。”山桥临走时这么说道。

他担心半夜里或凌晨天快亮时回家，会将家人吵醒，他于心不安。他常常会趁着兴致埋头写作，直到天亮才回家，甚至有两次还睡过头，直接从工作室去公司上班了。

“你要当心，别感冒了！”

佐代子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妥，一如既往地将他送出了家门。山桥边答应着边微笑着挥了挥手出去了。这是妻子在山桥生前最后一次看见他。

翌日，过了十一点以后，公司打电话来家里询问社长怎么没有来上班，佐代子大吃一惊，赶紧向工作室打电话。

山桥不在。不！是不知道他在不在，没有人接电话。佐代子向公司打电话，说也许他在上班的路上顺道去了哪里，但公司回答说，十一点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在等着他，他却杳无音信，根本联络不上，真让人为难。

于是，佐代子便不安起来。山桥的身体一向很结实，从未听他说起过心脏不好或血压高之类的话。尽管如此，依然不能排除山桥的身边发生了什么突发性事故的可能性。

佐代子决定去公寓里看看。

公寓已经颇为陈旧，但在当时刚建造完工时，却作为极高档的出租公寓而轰动一时。它地处幽静的住宅区里，即便白天也几乎没有人通行。

这是一幢八层楼高的公寓，山桥的房间在二楼。佐代子按了按门铃，但没有人开门，她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跨进房门是一个小小的门厅，简直还称不上是“厅”。在嵌着磨砂玻璃的门背后是起居室。起居室的左侧是单间设计^⑧的房间，与厨

注：单间设计方式，即一个房间可供居住者起居、就餐等生活用，只有浴室、卫生间在外的建筑设计。

房连接，用餐就在厨房里，面前是一道通往卫生间和浴室的门。在起居室的右侧有两扇门，一是卧室，一是书房。起居室的正面就是去内客厅一侧阳台的玻璃门。

佐代子一走进房间，就听到浴室里传出的流水声。她不由奔跑过去。她以为丈夫是在洗淋浴时突发疾病倒下了。走近浴室的门前一看，在模模糊糊的玻璃背后，隐隐约约地映出一个人来。

佐代子喊了一声“你！”但人影一动也不动，也不回答。佐代子顿感不祥，猛地推开门，紧接着便可怜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在浴室的天花板的帘幕轨上系着一根绳索，山桥启太郎将脖子套在绳索圈里死了。不知为何，淋浴器的喷头全部打开着喷着水，山桥被淋得浑身湿透。

警察赶到时，山桥的尸体已经被放下，躺在浴室的地板上。佐代子夫人打电话报警，警察指示她要保持原状，但当时她已经不顾一切地将丈夫的尸体抱了下来。尽管如此，如果理解身为妻子的心情，她没有将尸体从浴室里搬出去，这应该说已经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据佐代子夫人说，山桥离家时穿着西服套装，现在死者已经脱去上衣摘掉了领带，却还穿着皮鞋。尸体全身，尤其是胸脯以下都浸透着水，裤子里不仅仅是水，甚至还有大小便失禁留下的污迹，浴室里很狭窄，微微地飘散着臭味。

验尸结果表明，死者死亡后已经过了十二个小时至十五个小时——就是说，死亡推断时间是昨天晚上九点至十二点之间。

“这是典型的缢死啊！”刑事课长吉本警部断定道。

“自杀”是警察的判断，但是，在进行现场勘查时，也并非没有可疑之处。

首先，警方没有发现最能证明“自杀”的依据，即遗书之类的东西。而且，佐代子坚持说，山桥不可能自杀。

“为什么会这样？”佐代子死缠着吉本问道。

“这正是我们要问你的。”

“可是，我丈夫没有自杀的理由。”

“这是你说的，但现实是他的确自杀了，所以你丈夫也许有什么夫人不知道的烦恼吧。比如，公司经营状况很不如意……”

佐代子默然。公司的经营已经穷途末路，这是事实。佐代子经常听到启太郎为此发牢骚。前任社长是山桥启太郎的父亲。父亲猝然去世以后，山桥启太郎以三十六岁的年龄继任社长。也许原本就不具备企业家的资质，他开始时还有干劲，但经济一萧条，便暴露出他幼稚的一面，前任社长靠着狡黠的经营手段拉来的客户，接二连三地被竞争公司挖走。

营业利润每况愈下，从四年前起，亏损额度急剧增加，令人闻之发怵。直至去年，公司靠着以前的留存部分好不容易得以维持，但眼下就连那留存部分也已经吃空了。面对如此惨状，山桥束手无策，无计可施。

以上这些情况，警方在调查中不久便被公司的干部们所证实了。

“不可否认，公司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就是公司的现状。在董事会上，社长只是说，无论如何要采取措施……”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同样流露出苦涩的表情。

作为现实问题，眼下就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一个月以后就要结算的支票不得不拒付了。那张支票的金额大约是三十亿日元。

2

浅见正坐在手提电脑前打着瞌睡。须美子从门缝里探出脸来，招呼道：“孩子，大夫人喊你去！”

浅见即便打着瞌睡，也能保持着背靠椅子环抱手臂的姿势。可以说，这是他长年来养成的特技，为的是在须美子或母亲开门窥探时装做在工作的模样。

须美子敲了几次门，在门外还喊过，见他没答应便推开了房

门。看见浅见回过头来一副询问有什么事情的表情，她露出颇感歉意却疑惑的目光。

“哎！你是在休息？”

“我像是在睡觉吗？你看看就明白了。”

“我喊了你几次，你都没有答应。”

“是吗？对不起了。我正在凝神思考，所以没有听到。真讨厌，我在工作时，你非要来打搅我吗？”

“对不起。是大夫人喊你。”

须美子好像挥动着御印似的强调是“大夫人”。这的确有着至高无上的力量。

“我母亲？有什么事？”浅见顿感不安。

又有什么事了？他回想着自己近来的情况，确认自己不记得有什么事情值得母亲埋怨的，便放下心来。

“有客人要见你。”

“客人？又有事要找我商量？”

“今天好像不是商量事情啊。”

希望浅见永远没有姻缘的须美子微微笑着，以一副对他人的不幸幸灾乐祸的口吻，说道：“我总觉得那位客人的脸色很灰暗。”

来客是一位浅见从未见过的绅士，年龄约莫五十五岁。深蓝色的西服套装无疑是用上等的料子制成的。白衬衫、深青色底子上有白色水珠花纹的领带——虽然品位不高，却很有修养。斯文的表情和对年轻的浅见鞠躬的身影，都可以说是“大夫人”——遗孀雪江所欣赏的类型。

正如须美子所说，看上去这位来客神色忧郁。

母亲雪江参加了油画团体，还加入俳画^⑤团体，自然而然对俳句也关注起来。那也许是因为对俳句诗人种田山头火的自由律俳句情有独钟的缘故吧，大量生产尽是一些音节极不规范的俳句，强行要次子

注：含有俳句风趣的写意淡彩画或墨水画。

浅见欣赏，并逼着他表态“怎么样”。

这位绅士兴许也是与那些人交往的怪人。浅见在心里悄悄地思忖着。

山久物产株式会社

专务董事

久永道春

浅见记得名片上这家公司的名字曾在哪里见到过。

“山久物产公司，社长自杀了吧……”

“是的，真是。”

久永原本忧郁的脸显得更加阴沉，他苦着脸，点了点头。

浅见在报纸上看到“社长自杀”的新闻之前，连这家公司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心想“山久物产公司”也许是一家不那么大的公司。但是，在如今杀人事件泛滥的日本社会里，这起事件充其量也就是一起自杀事件，却值得在报纸上刊登，反过来可以说，自杀者有着超过一定程度的声誉。

“久永先生说，就是为了这件事，想来与你商量。”雪江说道。

“与我商量？这位大哥是搞错了吧？”

浅见出于礼貌将对方捧为“大哥”，但雪江却从心底里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抿嘴笑着连连摇头，说：“我也是这么对他说，但久永先生说要对光彦讲啊。”母亲连连摇头，言外之意，不知这位客人是怎么想的。

“我是瞒着警察来的，我不会给刑事局长添麻烦的。”久永争辩道。

“就是说，警察宣布是自杀，但实际上暗中还在继续侦查吗？原因是因为有他杀嫌疑？”

“不！恰恰相反。”

“您说‘恰恰相反’？”

“警察断定是自杀，怎么也不愿意听我们的话。”

“嘿……那么，社长……嗯……叫什么名字？”

“山桥，山桥启太郎。”

“久永先生是想说，这位山桥先生是被杀的吗？”

“正是如此。”

“杀害山桥先生的人，你有线索吗？比如，有人与山桥先生结下了仇？”

“哪里的话！社长是一位温厚笃实之人，我们自己的人自不用说，认识他的人都尊敬他，至少不会遭人怨恨。”

“那么，抢劫……我记得山桥先生是死在自己家里吧。”

“他的工作室就设在离家不远的公寓里。嘿！就像是自己家里一样。”

“那么，有没有目击者看见可疑的人进来，或听到声响……”

“听说没有目击者。但是，房门和窗户都锁着，屋内好像也没有翻找过的痕迹。”

“嘿……”浅见暗暗感到吃惊，不住地打量着久永的脸。

是自己，要不就是对方久永，两人中总有一位思路错位了。浅见心想。

“对不起……我再确认一下，久永先生想说山桥先生是被杀的吗？”

“是的。”

“果然……但是，刚才我听你说的话，好像是要我证实他是自杀似的……”

“嘿！怎么总是那样啊……”久永耷拉着肩膀，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光彦啊……”雪江劝解似的说道，“所以他才来找你商量，意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它当做被杀来处理呀！”

倘若不是母亲胆小，浅见简直要把他赶出去。“当做被杀来处理”，这话讲得多么巧妙。如此说来，简直就像是自己将要被杀似的。难道不是吗？

母亲雪江平时口齿伶俐，此刻却如此暧昧，令人不知所云，这只能认为连母亲都感到非常困惑。

倘若如此，难道不能向警察证明是被杀？想到这里时，浅见终于能理解母亲的苦衷了。

作为刑事局长的母亲来说，肯定不可能做出干扰警察判断的事，但对客人也不能不留情面地予以拒绝，所以内心里无疑是打算由次子浅见光彦自己处理，她绝不干涉，当然这也是以不给大哥浅见阳一郎添麻烦为前提条件的。

浅见家世代为官。浅见的曾祖父享受明治维新政府高级官僚的待遇，祖父是内务的高级官僚，父亲一直当到大藏省的局长，快要当上次官时突然病逝。长子阳一郎稳坐在警察厅刑事局长的位置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局长。然而次子光彦——只有他是例外——毕业于三流大学，靠着阳一郎出面打招呼才进入二流企业，但工作不到三个月，竟然频频跳槽，调了十三个地方，最后通过某位作家向一家小杂志拉关系，才总算谋上“通讯员”这一极不稳定的职业，自由撰稿。

通讯员相当于现场采访记者，虽说这份工作很有意思，但与付出的繁重体力相比，报酬低得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但是，在这类似于侦探的工作中，他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听说有事件发生便削尖脑袋往里钻的恶习，因为在日本全国到处奔走，所以收入的大半部分都消耗在滑翔机的贷款和汽油费里。因此，不要说结婚，他甚至至今还生活在母亲的叹息声中，成了家里的累赘。

但是，因为“侦探游戏”玩得得心应手，所以他不仅赶走了家里的麻烦，而且还渐渐地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在这背后，自然也不能忘记某位作家出自神灵一般的好意，努力而广泛地介绍浅见。总之，近来就连哥哥浅见阳一郎也对他刮目相看，有时甚至请他帮助侦破案

件。至今还不愿意改变对他的认识的，也许就是母亲雪江一人。

3

久永造访浅见家，肯定是因为听到了自己的“名声”。浅见当着母亲的面有些沾沾自喜。

但是，警方已经通过艰难的调查确定为自杀，久永希望浅见出面提请警方重新调查。这样的情况，浅见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从案情来看，倘若开始调查，受到怀疑的，首先就是死者身边的人。明知这一点，却想要将事情闹大，往往出自这样的原因：知道谁是杀人的凶手，或有猜测中的怀疑对象，要不就是有人与死者正处敌对关系而具备嫌疑者的资格。

浅见向久永试探着询问这一方面的情况。

“不不！哪里话！”久永在浅见的面前摊开双手，做了一个“岂有此理”的表示。“我刚才也说过，社长不会遭人憎恨到被杀的程度，何况凶手的线索也……而且，我压根儿就没有要陷害哪个人那种可怕的想法。”

“就是说啊！光彦……”母亲雪江也在一边竖起了眉毛直生气。“久永先生与你不一样，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绅士！不管怎样假设，你也不能太没有礼貌啊！”

“嘿！对不起。不过，听久永先生讲话的意思，你认为是他杀，这是为什么呢？”

“您对此感到怀疑，这无可厚非。即便是我，社长的去世如若推迟至少一个星期……不，去世推迟三天，就不会有如此烦人的疑惑了。”

“推迟三天？对了！你指的是人身保险吧？”

“您真是明察秋毫。”

久永深深地鞠了一躬。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钦佩，就连对世事冥